

□生活时空 赵宗英/文

马滕路的蝶变

清晨6时，路灯刚熄，天光从梧桐叶的缝隙里漏下来，在马滕路上投下碎金。我踩过这些光斑，脚步声在静谧中格外清晰。这条路位于杭州市西湖区，我已走了30年，从年富力强的中年到步履蹒跚的老年。此刻，我的右手攥着一块冰凉坚硬的东西——半片锈蚀的马蹄铁，这是小区修路时挖掘出来的。它硌着掌心，像一枚来自时光深处的钥匙。走到马滕路小广场中央，我摸着一匹战马雕塑，闭上眼，手掌贴上马背，脑海中突然如潮水般涌来800年前的马蹄声。

那是南宋的清晨，雾从沼泽上泛起，带着水草的腥气。当时，这里没有路，只有一道道为分隔马场而筑的土埂——“滕”。无数战马的铁蹄翻搅着泥泞，甲冑摩擦的铿锵声里我成了一名年轻的兵卒，抱着一捆干草走向一匹枣红马。它的眼睛湿漉漉的，映出我模糊的脸。我摸着它汗湿的脖颈，将脸轻轻靠上去。在这远离战场的地方，只有它沉重的呼吸才让我感到一丝活着的温度。

雾散了些，景象流转。土埂间不知何时开出了花，空气里的腥气淡去，氤氲开牡丹的馥郁、兰草的清幽。我成了一名穿短衫的农户，弓着腰将一株墨菊的土细细压实。远处有亭台影绰，丝竹声隐隐飘来。我知道，那是居住在此的文人雅士的雅集。我的花最终会插进他们案头的哥窑瓶，点缀他们的诗酒年华。路，仍是土路，却已被无数寻求宁静与美的脚步踏出了一条文化的脉络。这脉络，比官道柔软，比御道芬芳。

画面陡然动荡，香气被一阵呛人的硝烟搅碎。土路在炮火中痉挛，泥泞里混合了别的更深的颜色。我伏在残破的田埂后，手里攥着的不是花铲，而是一卷被汗水浸

透的传单。那些被诗句与花香滋养过的灵魂，此刻正为一个全新的理想燃烧。我看见熟悉的面孔在暗夜中匆匆传递信息，听见压低的、却比战鼓更坚定的誓言。这条路，记住了另一种播种——播下的不是花籽，是火种；不是期望收获欣赏，而是期盼一场翻天覆地的改变。马蹄震颤变成了大地心跳的轰鸣。再睁眼，蹄声、花香、硝烟俱往矣。但掌心马蹄铁的锈迹却仿佛沾着800年来所有的晨露和热血。

老陈是这条路改天换地的见证者。他跟我说，20世纪50年代，他刚满10岁，这里还是大片菜地，河汊交织。他的父母是第一批响应国家号召的垦荒队员，他们用脸盆舀干沼泽，用肩膀挑来硬土。他说他的童年是在茭白叶的沙声和菱角的清香中度过的。路，是田埂拓宽的泥路，雨天一身泥，晴天一身灰。但他们的父母仍然唱着歌，把脆生生的萝卜和沾着露水的青菜送出去，换回热气腾腾的生活。

20世纪70年代，这条路终于铺上了碎石。自行车的铃铛声是街上最动听的音乐，国营厂矿的大门沿着路边次第打开。空气里混合着机油味、食堂的饭菜香，还有高音喇叭里振奋人心的新闻。路两边歪歪扭扭“长”出了第一家杂货店、第一家理发店、第一家飘着油墨香的书店。繁荣，像春雨后的藤蔓沿着这条路悄然攀爬。

后来，时代转身的脚步快得让人目眩。工装洪流渐渐稀落，一些

熟悉的大门关闭，另一些更光鲜的招牌亮起。失落和希望如同路两旁旧屋与新楼交替的立面，交织成一段复杂的乐章。直到那个清晨，一位年轻的社区书记敲开老陈家的门：“陈伯，咱们的路要蝶变一下，得把根儿找回来。您是‘老土地’，给咱年轻人讲讲吧。”于是，我这个邻居老陈成了“顾问”。在商贸联盟的座谈会上，他讲南宋的马匹如何拉动经济；在墙绘设计的讨论会上，他讲明朝的画家如何在这里留下墨宝……年轻的设计师们听得眼睛发亮，这些被逐渐遗忘的历史，正变成今天前进的力量。

行走在马滕路上，一抬头整面高墙仿佛被历史撕开了一道口子——“吴越养马”巨幅墙绘上，墨色与彩漆挥洒出800年前众马奔腾的景象。鬃毛如浪，马蹄踏云，仿佛能听见嘶鸣声穿墙而来。往前走几步，空气忽然柔软起来。“南宋观花”主题墙似被打翻的调色盘，牡丹、芍药、桃杏和藤萝……层层叠叠绽放在粉墙黛瓦之间。南宋花市的锦绣繁华就这样被轻轻晾晒在今日的阳光下。而最温暖的地方，是用100种字体写的“我爱您”的“爱之墙”。不同字体的笔迹交织缠绕，像一场无声的告白合唱。年轻人倚墙低首，手机对准某个陌生的字符，笑意浅浅——这里不需多言，爱是人类的共同母语。走累了，就在路边寻一马鞍石墩坐下。石质细腻、造型精巧的鞍具弧度如复刻一般，掌心抚过冰凉的石面，仿佛触

到历史的温度。那一刻你不是歇脚的路人，而是暂驻马背的过客，在古今交错的呼吸里，借一方石鞍，完成与时空的悄然对接。

清晨的马滕路在油锅香气中苏醒，王氏烧饼店前的队伍蜿蜒成长龙。新丰小吃与百味园内座无虚席，碗勺的轻碰声与食客的交谈声交织成晨曲。小广场的应时集市熙熙攘攘，鲜嫩果蔬在讨价还价声中流转。沿街招牌林立——外婆家的家常味、东阳小馆的土法炖菜、兰溪手擀面、永康肉麦饼……各色地方风味在此汇集成烟火长廊。而新亮相的银发马滕MALL犹如磁石，吸引着探寻宝藏的居民流连其间。整条马滕路从晨曦到暮色，始终涌动着蓬勃的消费活力。



□抒情天空 闫敬督/文

春

水滴在石板上敲出细碎的叮咚声
风扯着枝头最后一片枯叶
像在告别，又像在挽留
点点绿意自泥土里冒出
蚂蚁们忙碌起来
搬运着去年遗落的松籽
它们是否知道
春天已经悄悄跟在身后

顺流而下的河水
他的歌谣如此欢畅
沉睡了一冬的溪水
挣脱束缚，激越地流淌

站在院中的人，看见
苔藓悄悄从墙角蔓延
它们用柔软的触角
抚摸每一寸苏醒的土地

远处的山峦褪去灰暗
渐渐披上朦胧的绿纱
天空高远而清澈
云朵像被风吹散的棉絮
没有盛大的仪式
没有华丽的宣言
春，就这样悄然来临
在每一个不经意的瞬间



□品味人生 郭华悦/文

年至不惑盼元宵

元宵节临近，意味着过年的热闹逐渐落幕。小时候，一到元宵节，心底的愁绪便悄悄冒出来。小孩子心性，总盼着年味儿能再浓些，玩闹的日子能再长些，可元宵节一过，所有的喧嚣与欢喜，都要慢慢归于平淡，紧随其后的，便是日复一日的苦读时光。

不成想，岁月流转，如今的我反倒渐渐喜欢上了元宵这个日子，甚至多了几分期盼。

过年前的日子，总伴随着猝不及防的严寒。人有了岁数，似乎就越畏寒，这份真切的身体感，大抵是多数中年人的共同感受。可等到元宵前后，寒意便会悄悄褪去，气候渐渐转暖，晴朗的日子，阳光洒在身上，暖融融的，驱散了一整个

寒冬的萧瑟。也正是这份暖意，悄悄改变了我对元宵的印象。如今，除夕一过，我便忍不住盼着元宵节的脚步能快一点、再快一点，盼着那抹暖意，能早些漫进寻常日子里。

而真正让我偏爱元宵节的，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——它是一年中为数不多，能让一家人团圆的日子。

年轻的时候，对“团圆”二字，其实没有太多深刻的感触。那会儿的心，像揣着一颗不安分的小

在非遗活动中撞见手工揉年糕的场景，木杵起落间，糯米的甜香漫开，儿时老家那口大石臼的模样，便这般清晰地浮上心头。

等到周末，我兴冲冲赶回老家，直奔老屋，惹得母亲满脸疑惑。顾不上室内久闭的陈浊气息，我径直穿过堂屋走到天井——这方小小的天地，藏着整个童年的欢喜，晴时揽满天光，雨时听尽淅沥，儿时被母亲追着绕天井跑的模样，仿佛还在眼前。而天井中央的石基上，那口直径近一米、深约五六十厘米的大石臼，臼壁覆着青苔，一眼望去，便勾起了我刻在心底最深沉的乡愁。

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绍兴农村，石臼是村台门里的标配，乡里人都习惯唤它“石捣臼”。这

□往事悠悠 钟伟/文

老家的石臼

石臼由整块青石凿制而成，臼腔上大下小，内壁被经年的使用磨得油亮温润，而那一声声捶打声，便是年节里最真切的人间烟火。冬至一过，母亲便忙着张罗揉年糕的事，先将糯米装进竹编斗里，拎到河埠头淘洗，再倒入天井的大陶缸，注满清水浸上几日，只等糯米吸足水分，便到了蒸制的时刻。

待糯米饭蒸得软糯香甜、蒸腾着热气时倾入石臼，叔伯们便轮番上阵，双手抡起木杵奋力捶打，她们则守在石臼旁，趁木杵抬起的间隙，蘸水快速翻揉糕

石子，满心满眼都是对外面世界的憧憬与向往。至于家人团聚，总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，可有可无，毕竟那时年纪尚轻，总以为来日方长，有大把时间陪伴在亲人身边。

可如今，人生的轻舟早已驶过万重山，看过世事炎凉，尝过人情冷暖，才慢慢明白，这世间最动人、最珍贵的，从来都是“团聚”二字。外界的风雨飘摇，人心的冷暖疏离，只要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便能被这份温情稳稳屏绝在外。哪怕

窗外依旧有残余的寒意，只要身边有父母的叮咛、儿女的笑语，便是满心的暖意，身暖，心更暖，再残酷的现实、再寒凉的世态，也都能从容不惧。

如今的我，上有双鬓染霜的双亲，下有稚气未脱的稚儿，元宵节一家人围坐桌前，灯火可亲，和乐融融。听父母絮叨那些久远的往事，聊聊当年的艰辛与欢喜；和儿女说说心中的期许，谈谈未来的憧憬与向往，这样平淡又安稳的时光，怎能不让人满心期盼、倍感珍惜？

人到中年，盼元宵，过元宵，赏一盏灯火，赴一场团圆，念一份亲情，便是世间最寻常、也最动人的美事一桩。

小小的天井里瞬间水花四溅，嬉闹声、叫喊声混作一团。待大人们闻声赶来，石臼里的水已见底，我们个个浑身湿透。于是，在一片啧啧与责骂声里，大人们领着自家孩子回家换衣裳。

石臼带给我的快乐，远不止于此。儿时的我格外贪恋嬉水，每到夏日傍晚，暑气渐消，母亲总会拎着水桶，往石臼里汲满井水，小心翼翼地把我抱进石臼中，由着我在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扑腾、玩闹。指尖划过微凉的水面，水花轻溅在脸颊，那一方石臼，便成了我记忆深处独有的“游泳池”，盛满了夏日的清凉与童年的惬意。

这口石臼，刻着岁月的痕迹，盛着童年的欢喜，藏着故乡的温度，成为我心底永远的乡愁。